

李義山無題詩試探

葉程義

甲、概說

義山無題詩，隱僻曖昧，故解者紛紜，斷斷不已。或謂抒寫狎邪艷情，或謂借艷情以寄慨，或謂以男女比君臣，或謂爲令狐綯而作，衆口聳聳，莫衷一是。今不自量，而試探焉。

一、無題釋名

無題者，隱諱其意，不欲明言，或隱意，或隱字，使人自得之。

文心雕龍隱秀云：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獨拔者也。隱以復意爲工，秀以卓絕爲巧，斯乃舊章之懿績，才情之嘉會也。夫隱之爲體，義主文外，秘響傍通，伏采潛發，譬爰象之變互體，川瀆之韞珠玉也。故互體變爰，而化成四象；珠玉潛水，而瀾表方圓。注曰：重旨者，辭約而義富，含味無窮。陸士衡云：文外曲致。此隱之謂也。歲寒堂詩話引劉勰云：情在詞外曰隱，狀溢目前曰秀。宋梅堯臣云：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；狀難寫之情，如在目前。上句卽西方所謂「曖昧說」(obscured Theory)，上句卽「一語說」(Single-Word Theory)，亦卽文心所謂「隱」(曖昧)「秀」(一語)是也。

嚴羽滄浪詩話詩辯云：詩者，吟咏情性也。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迹可求，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

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論含蓄云：不着一字，盡得風流。語不涉難，已不堪憂。是有真宰，與之沈浮。如淥滿酒，花時返秋。悠悠空塵，忽忽海漚，淺深聚散，萬取一收。又與極浦書云：戴容州云：詩家之景，如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烟，可望而不可置於肩睫之前也。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，豈容易可談哉？

玉谿生無題詩，情在詞外，見于言外；羚羊挂角，無迹可求；不着一字，盡得風流，可謂隱僻曖昧之詮釋也。

二、無題詩義

(一)爲令狐綯而作

1. 西崑發微之說

吳喬西崑發微序云：李義山無題詩，陸放翁謂是狎邪之語，後之作無題者，莫不同之，余讀而疑焉。夫唐人能自關宇宙者，唯李杜昌黎義山，義山取法少陵，而晚能規撫屈宋，優柔敦厚，爲此道之瑤草琪花。凡諸篇什，莫不深遠幽折，不易淺窺，何故於艷情詩，諱之爲無題，而遣辭惟出於賦？梁家秦宮，賈女韓壽，何其凡下？翼德冤魂，阿童高義，何其不倫？又錦瑟詩，蘇黃謂是適怨清和，果爾？成何著作。懷此疑者數年。甲午春，偶憶唐詩紀事云：錦瑟，令狐丞相青衣也。恍若有會，取詩釋之，而義山楚綯二世恩怨之故，了然在目。併悟無題同此，絕非艷情，七百年來，有如長夜。蓋唐之末造，贊皇與牛李分黨，鄭亞、王茂元，贊皇之人；令狐楚，牛李之人。義山少年，受知於楚，而浪受王鄭之辟，綯以爲恨；及其作相，唯宴接欵洽以侮弄之，不加攜拔。義山心知見疎，而冀幸萬一，故有無題諸作。至流落藩府，終不加恩，乃發憤自絕；九

日顯詩於絢廳事，絢遂大恨，兩世之好決然矣。無題詩十六篇，託爲男女怨慕之詞，而無一言直陳本意，不亦風騷之極致哉。其故如此，以放翁之學識，猶不深考，況餘人乎？作者之意，如空谷幽蘭，不求賞識，固難與走馬看花者道也。無題詩，於六義爲比，自有次第；阿侯，望絢之速化也；紫府仙人，羨之也；老女，自傷也；心有靈犀，謂絢必相引也；聞道閨門，幸絢之不念舊隙也；白道繁迴，訝絢舍我而擢人也，然猶未怨；相見時難，來是空言，怨矣，而未絕望；鳳尾香羅，重幃深下，絕望矣，而猶未怒；至九日而怒焉，無題自此絕矣。又云：或問曰：無題之爲令狐絢而作，有顯徵乎？喬曰：新舊本傳，寧非顯徵？問曰：本集亦有徵乎？喬曰：自拾遺至學士，詩題皆稱其官，獨不及侍郎丞相，可知紫府玉山之類，初曾有侍郎丞相之稱，暨後絕交，盡易爲無題也。題無侍郎丞相，豈非本集之顯徵也哉！

2. 逃禪詩話之說

吳喬逃禪詩話云：義山之無題、飛卿之過陳琳墓、韓偓之落花諸篇，皆是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，作者不好明說，讀者不能卽解。

3. 圍爐詩話之說

吳喬圍爐詩話云：於李杜韓之後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，惟李義山，旣欲自立，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；義山思路旣自深奧，而其造句也，又不必使人知其意，故其詩，七百年來，知之者尙鮮也。高棅以爲隱僻，又以爲屬對精切，陸游輩謂無題爲艷情，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，能不使義山失笑九泉乎？淺見寡聞，難與道也。

(二) 以男女比君臣

施均父峴傭說詩云：無題詩，多有寄託，以男女比君臣，猶是風人之旨，其間意多沈至，詞不纖佻，非冬郎香奩可比。

(三)借艷情以寄慨

馮浩玉谿生詩集箋註發凡云：說詩最忌穿鑿，然獨不曰「以意逆志」乎？今以「知人論世」之法求之，言外隱衷，大堪領悟，似鑿而非鑿也。如無題諸什，余深病前人動指令狐，初稿盡爲翻駁；及審定行年，細探心曲，乃知屢啓陳情之時，無非借艷情以寄慨。蓋義山初心依恃，惟在彭陽；其後郎君久持政柄，舍此舊好，更何求援？所謂「何處哀箏隨急管」者，已揭其專壹之苦衷矣。今一一詮解，反浮於前人之所指，固非敢稍爲附會也。若云通體一無謬戾，則何敢自信！

三、無題詩評

(一)妙境

不敢居詩話云：義山力爭入手。無題云：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畫樓西畔桂堂東。身無綵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又云：來是空言去絕踪，月斜樓上五更鐘。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籌筆驛云：猿鳥猶疑畏簡書，風雲長爲護儲胥。皆警拔。至籌筆驛中聯云：管樂有才元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？無題中聯云：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蠅炬成灰淚始乾。又：神女生涯原是夢，小姑居處本無郎。各有妙境。

(二)有味

秦朝釘消寒詩話云：義山詩如無題、碧城、燕臺等詩，且放空著，卽以爲如離騷之美人香草，猶有味也。

四、無題影響

(一)丘瓊臺和無題詩

王昌會詩話類編品評下云：無題詩，自唐李商隱而後，作者代有其人，然不傷於誕，則傷於淫，且詞晦旨幽，使人讀之，茫不知其意味所在。南京童給事中志昂，嘗和商隱無題詩韻，劉欽謨諸公，亦多和之。間以屬丘瓊臺先生和先生，遂詠史以復之。

其一曰：大雅無人繼古風，周朝轍迹一朝東。越裳白雉音塵隔，庸蜀金牛道路通。烏首百年終不白，宮烟三月尚餘紅。淳風死去無回日，天下紛紛類轉蓬。

其二曰：莫向鴻溝覓舊蹤，一場春夢五更鍾。也知腸醞緣情薄，豈是分羹愛味濃。萬里使槎來苜蓿，半空仙掌出芙蓉。濛濛黃霧連天起，不見秦關百二重。

其三曰：一自銅仙入洛來，天開草昧幾雲雷。千年晉水飛龍起，五夜周官控鶴回。山下玉環啼粉面，嶺南金鏡憶良才。金陵不鎖僧歸蜀，眞信人間有劫灰。

其四曰：紛紛國步苦艱難，汗簡千年往事殘。甲馬營中香氣散，黃龍堆上凍翎乾。金源運去讐方復，起輦驚驚骨已寒。日月齊肩終古見，照天光彩萬方看。

無一句不可解，無一言無出處，眞有古作者風。

義案：其一係和義山無題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，其二和「來是空言去絕蹤」，其三和「颯颯東南細雨來」，其四和「相見時難別亦難」，然「貌合神離」，神韻意境則遠矣。

(二) 李獻吉效無題詩

丹陽賀黃公載酒園詩話云：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李獻吉一代大手筆，輕艷非其所長，效李義山無題云：班女愁來賦興豪。豪字躑甚。

乙、剖析

無題詩，吳喬西崑發微所錄爲十六首；馮浩玉谿生詩集箋註所載爲無題十七首，失題二首，計十九首。馮本失題二首，舊本一作「無題」，一作「送從翁東川弘農尙書幕」，今從舊。前者歸入「無題」，後者歸入原編，得十八篇。吳馮兩本相校，馮本所增二篇，一爲「長眉畫了繡簾開」，一爲「壽陽公主嫁時粧」，餘皆同。今據馮註本十八篇，按其編年次第，或依原編先後，分述於后。

一、八歲偷照鏡

八歲偷照鏡，長眉已能畫。十歲去踏青，芙蓉作裙衩。
十二學彈箏，銀甲不曾卸。十四藏六親，懸知猶未嫁。
十五泣春風，背面鞦韆下。

吳喬曰：才而不遇之意。

馮浩曰：上崔華州書「五年讀經書，七年弄筆硯」，甲集序「十六著才論、聖論，以古文出諸公間」。此章寓意相類，

初應舉時作也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文宗太和二年戊申（西元八二八年），時年十六。衡諸詩意，似刻畫二八佳人之成長也。託爲少女，寓意自述。首聯言愛美之心，起於童稚；窺鏡畫眉，着一「偷」字，情趣盎然。次聯言郊遊之樂，服飾之美；赤子之情，躍然紙上。三聯言學習音樂，勤練古箏。四聯言未嫁從父，六親和睦。五聯言善解人意，煩惱自此生矣；面春風而飲泣，背鞦韆而嬾戲也。心路歷程，如在目前。吳喬西崑發微謂「才而不遇之意」，則嫌牽強矣。蓋據年譜，年十六，初應舉，豈有「懷才不遇」之意乎？

二、幽人不倦賞

幽人不倦賞，秋暑貴招邀。竹碧轉悵望，池清猶寂寥。
露花終裊濕，風蝶強嬌饒。此地如攜手，兼君不自聊。

吳喬曰：此詩乃招友同遊不至之作。讀結語意，其人亦不得志於綉者乎？

馮浩曰：結言我無聊，恐兼爾亦無聊也。似同應舉失意者。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十六。衡諸詩意，似描寫山野人士之心境。首聯言秋景之美，相邀同賞。頷聯言碧竹清池，惆悵寂寞。頸聯言花受露而含濕，蝶因風而益嬌。結聯言攜手同遊，兩者解憂矣。吳馮二氏所云，皆得其意。惟吳謂「其人亦不得志於綉者乎？」似嫌添足矣。按義山卅六歲，娶王茂元女，始見薄於令狐也；蓋據年譜，此詩爲十六歲時作，豈有不得志於綉者乎？

三、照梁初有情

照梁初有情，出水舊知名。裙衩芙蓉小，釵苴翡翠輕。

錦長書鄭重，眉細恨分明。莫近彈碁局，中心最不平。

吳喬曰：結意顯然。

馮浩曰：此寄內詩。蓋初婚後，應鴻博不中選，閩中人爲之不平，有書寄慰也，絕非他篇之比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文宗開成三年戊午（西元八三八年），時年廿六，娶王茂元女，見薄於令狐綯也。

衡諸詩意，似刻畫閨中少婦之心態也。首聯言貌美情深，色如朝霞，容如芙蓉。頷聯言服色之麗，首飾之美，輕小可愛。頸聯言書信頻傳，情深意長，愁眉不展。結聯以彈碁爲喻，言心中不平也。吳馮之說，皆得其意也。

四、昨夜星辰昨夜風

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畫樓西畔桂堂東。身無綵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隔座送鉤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蠟燈紅。嗟余聽鼓應官去，走馬蘭臺類轉蓬。

吳喬曰：首聯述綯宴接之地。頷聯言綯與己位地隔絕，不得同升，而已兩心相照也。頸聯極言情禮之歡洽。結聯唯自恨，未怨令狐也。

馮班曰：義山以畿赤高資，失意蹉跎，出而從事諸侯幕府。此詩託詞諷懷，以序其意。身無綵鳳一聯，言同人之相隔也。下二聯，序宴會之歡，而已不得與，方走馬從事遠方，以爲慨也。楊孟載云：義山無題詩，皆寓言君臣遇合。得其旨矣。

李爲仁曰：阿雲舉學士，金罷官後，來于斯堂，與家大人劇談縱論，文采葩流，枝葉橫生，聽之忘倦。偶記論李義山「

昨夜星辰昨夜風」與「聞道閨門萼綠華」二詩，謂專指王茂元家妓而言。蓋義山爲茂元之婿，又爲其書記，隔座送闌，分曹射覆，非家妓而何？想時適有事奉命而去，是以有聽鼓應官、走馬蘭臺之句。至豈知一夜秦樓客，偷看吳王苑內花，更其明證也。舉座爲之一笑。（清詩話上錄蓮坡詩話頁五九九）

趙臣瑗曰：此義山在王茂元家，竊窺其閨人而爲之。或云在令狐相公家者，非也。觀次首絕句，固自寫供招矣，又何疑焉。（山滿樓唐詩七律箋注）

馮浩曰：自來解無顯者，或謂其皆屬寓言，或謂其盡賦本事，各有偏見，互持莫決。余細讀全集，乃知實有寄託者多，直作艷情者少，夾雜不分，令人迷亂耳。此二篇定屬艷情，因窺見後房姬妾而作，得毋其中有吳人耶？趙箋大意良是，他人苦將上首穿鑿，不知下首明道破矣。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，全失本來意味，可大噓也。又曰「秦樓客」，自謂墮於王氏也。但義山兩爲秘省房中官：一在開成四年，是年即出尉弘農；一在會昌二年。而王茂元於武宗即位初，由涇原入朝，會昌元年，出鎮陳許，則蹤跡皆不細合矣。或茂元在鎮，更有家在京，或係王氏之親戚，而義山居停於此，頗可與街西池館及可歎等篇參悟，亦大傷輕薄矣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（西元八三九年），時年廿七。衡諸詩意，似相思閨中少女之情景也。首聯言約會時地。頷聯言傾慕之情，恨無鳳翼，幸通靈犀，兩心相印，聊慰苦思。頸聯言昨夜飲酒遊樂，情趣盎然。結聯以春宵苦短，更鼓頻催，心如轉蓬，茫然如失也。吳馮之說，似嫌穿鑿；查趙馮浩之說，皆得其意也。

五、聞道閨門萼綠華

聞道閨門萼綠華，昔年相望抵天涯。豈知一夜秦樓客，偷看吳王苑內花。

吳喬曰：義山就王茂元之辟，慮絢見疎，故酬別詩，有青萍肯見疑之句。今因禮遇之隆，喜出望外。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廿七。衡諸詩意似連接上首，謂得覩芳容，一償宿願也。首句以萼綠華與羊權交往爲喻。頷句言以往浪跡天涯，益增思情。頸句以秦樓賓客自喻。結句言得賞深宮美女也。吳喬之說，似嫌附會。

六、萬里風波一葉舟

萬里風波一葉舟，憶歸初罷更夷猶。碧江地沒元相引，黃鶴沙邊亦少留。

益德冤魂終報主，阿童高義鎮橫秋。人生豈得長無謂？懷古思鄉共白頭。

吳喬曰：益德、阿童，皆巴閬事，恐在東川時作。此詩在外集，長孺說，信也。或義山別有悶事，亦名爲無題耶？而無題之非艷詩，卽此阿童、益德可據。冤魂報主，唐時稗史，必有其說，故爾用之。張王皆是東川事，故曰懷古而豈得長無謂，思有所建立也。

馮浩曰：似因破帆荆江，驚魂方定，故曰「萬里風波」也。不得已而又就扁舟，故曰「憶歸初罷更夷猶」也。三句謂沿江之境相連，四句小駐橈於武昌也。曰「亦少留」者，似追憶會昌初鄂岳之役，今又少留於此也。一結極淒惋，惜五六無可曉耳。舊解泥作東川，絕不通矣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宣宗大二年戊辰（西元八四八年），時年卅六。義山於三十至三十一歲間，丁母憂，岳父王茂元卒。其於二歲喪姊，九歲亡父，至此可謂孤苦無依，感前途之茫茫，故有「萬里風波一葉舟」之歎。衡諸詩意，似寫「天涯淪落人」之心境。首聯言孤舟海上，漂泊無依；欲歸故鄉，猶豫不決。頷聯言歷經碧江黃鶴，跋涉山川。頸聯言因果循環，善惡相報；結草啣環，以謝君恩。結聯言當思振作，建功立業；懷古思賢，至死不渝也。

七、來是空言去絕蹤

來是空言去絕蹤，月斜樓上五更鐘。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
蠟照半籠金翡翠，麝熏微度繡芙蓉。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重！

吳喬曰：首句言綯有軟語而無實情。此詩與相見時難，皆是致書於綯時作，卽舊傳所言屢啓陳情也。

馮浩曰：此四章與「昨夜星辰」二首判然不同，蓋恨令狐綯之不省陳情也。首章首二句謂綯來相見，僅有空言，去則更絕蹤矣。令狐爲內職，故次句點入朝時也。「夢爲遠別」，緊接次句，猶下云隔萬重也。「書被催成」，蓋令狐促義山代書而攜入朝，文集有上綯啓，可推類也。五、六言留宿。蓬山，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，怨恨之至，故言更隔萬重也。若誤認艷體，則翡翠被中、芙蓉褥上，旣已惠然肯來，豈尙徒託空言，而有夢別催書之情事哉？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自此以下四首詩，均作於唐宣宗大三年己巳（西元八四九年），時年三十七。衡諸詩意，思戀情人也。首聯言來時花言巧語，去後音訊杳然；月滿西樓，時已五更。領聯言離情難喚，夢中哭醒；墨未磨濃，疾書成箋。頸聯言燭光殘照翠屏，薰香微透羅帳。結聯言劉郎已嫌蓬山爲遠，何況我更隔蓬山萬重？

八、颯颯東南細雨來

颯颯東南細雨來，芙蓉塘外有輕雷。金蟾鬢鎖燒香入，玉虎牽絲汲井迴。
賈氏窺簾韓掾少，宓妃留枕魏王才。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吳喬曰：言己才藻，足爲國華，綯不拔擢也。

馮浩曰：首二句紀來時也。三句取瓣香之義。四句申汲引之情。五句重在「掾」字，謂己之常爲幕官。六句重在「才」

字，謂幸以才華，尙未相絕。結則歎終無實惠也。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三十七。衡諸詩意，與上首同爲思戀情人也。首聯言眼前景色，雖東風細雨，蓮池輕雷，春意盎然；而心如灰燼，無限孤絕。頷聯以用物爲譬，意謂金蟾雖堅，燒香猶可鬻入；古井雖深，絲索亦可汲引；我何以無隙可乘，終成遺恨。頸聯以故事作喻，當初賈女窺簾，幸而緣合；而今宓妃留枕，終屬夢想。其間遇合離散，安得不令人相思。結聯又作慰藉之語，莫再相思，尤覺相思之苦。纏綿悱惻，情流翰墨。吳馮之說，似嫌穿鑿也。

九、含情春晚晚

含情春晚晚，暫見夜闌干。樓響將登怯，簾烘欲過難。

多羞釵上燕，真愧鏡中鸞。歸去橫塘曉，華星送寶鞍。

吳喬曰：首領二聯末句有歸字，則知此聯言在縢處之次且也。義山石城詩，又有簾烘不隱鉤，烘不可解，或者如畫家以空白雲氣處，爲烘斷之意乎？頸聯言愧不如釵得近其人之身，愧不如鸞之決然自絕，而猶戀戀一官。結聯以楚詞言君恩之薄，而曰彼滔滔以來迎，魚鱗鱗以媵予，言無人也，結語祖之。

馮浩曰：上四句言徹夜候見，而終不得深狹；五六自嘆自愧；結則言惟遣騎送歸，蒙其虛禮而已。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三十七。衡諸詩意，亦爲懷戀情人，無緣一親芳澤，可望而不可及也。首聯言自黃昏至夜深，脈脈含情。頷聯言樓響簾烘，欲登心怯。頸聯自嘆自愧，不及釵燕鏡鸞，得親芳澤。結聯言星明拂曉，騎馬歸去，無可奈何，悵然而返。

十、何處哀箏隨急管

何處哀箏隨急管，櫻花永巷垂楊岸。東家老女嫁不售，白日當天三月半。
溧陽公主年十四，清明暖後同牆看。歸來展轉到五更，梁間燕子聞長歎！

吳喬曰：東家老女自比，溧陽公主比絢。

馮浩曰：以上三章，未必皆一夕間事，蓋類列之耳。四章又長言嘆息之。首言何處告哀，固惟有此地耳；無鹽自喻，「溧陽公主」比令狐；末二句重結「歸」字，聞長嘆者只有梁燕，令狐之不省，言外托出矣。載酒園詩話摘「書被催成墨未濃」及「車走雷聲語未通」，以為真浪子宰相，清狂從事，何其妄作解人哉！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三十七。衡諸詩意，亦為思慕情人，輾轉反側，而不可得也。首聯言覩花柳而含悲，聞哀箏而心碎。頰聯言醜女遲暮，踢地喚天。頸聯言公主青春，活潑可愛，與上聯美醜對比。結聯言夢寐思之，輾轉反側，唯覩梁間燕子，寂寞長歎而已。吳馮之說，似嫌臆度也。

十一、相見時難別亦難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
曉鏡但愁雲鬢改，夜吟應覺月光寒。蓬山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為探看。

吳喬曰：首聯言見時難於自述，別後通書，又不親切，所以歎之，畢竟致書猶易，故有此詩。頰聯言東風比絢，百花自比，上不引下也。頸聯如致光云：一名所係無窮事，怎肯當年便息機。肥遯之士，莫容易笑人。結聯言無多路，為探看，侯門如海，事不可知，亦屢啓陳情事也。

馮浩曰：首言相晤為難，光陰易過。次言己之愁思，畢生以之，終不忍絕。五言惟愁歲不我與。六謂長此孤冷之態。末句則謂未審其意旨究何如也？此段諸詩，寓意率相類。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四首爲同時所作，時年三十七。衡諸詩意，亦爲戀詩。首聯敘戀人經千辛萬苦，始得相見；又在不得已情況下，被迫分離；如春風無力相助，不使百花凋殘；情景交融，頗爲出色。頷聯以「春蠶吐絲」、「蠟炬成灰」，喻愛情堅貞不渝。頸聯以「曉鏡」爲女方設想，愁黑髮變色；以「夜吟」自道相思，均寫別後爲情所苦。結聯以神話故事「蓬萊仙島」，喻戀人居處，「青鳥」比信使，倍見綺靡，情深意長。吳馮之說，未敢苟同也。

十二、紫府仙人號寶燈

紫府仙人號寶燈，雲燦未飲結成冰。如何雪月交光夜，更在瑤臺十二層？

吳喬曰：極其歎羨，未有怨意，疑是與阿侯玉山、昨夜星辰同時作。

馮浩曰：新書傳：綯爲承旨，夜對禁中，燭盡，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。院吏望見，以爲天子來，及綯至，皆驚。可爲此首句類證也。時蓋元夕在綯家，候其歸而飲宴，故言候之久而酒已成冰，當此寒宵，何尙不即歸乎？卽下章之昨日也。「紫府」字屢見古書，今所引以見內職之意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宣宗大四年庚午（西元八五〇年），時年三十八。令狐綯作相，屢啓陳情，不之省。衡諸詩意，似以神話故事，喻高不可攀之榮華富貴也。首句言仙人寶號。頷句言玉津金燦，山珍海味之飲食。頸句言寒冷月夜之時。結句有「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」之意。吳氏謂「極其歎羨，未有怨意。」信然。惟謂「疑是與阿侯玉山、昨夜星辰同時作」，則非也。據年譜，阿侯不詳，玉山三十六歲作，昨夜星辰二十七歲作，與此詩皆不同時也。馮氏之說，似嫌附會也。

十三、鳳尾香羅薄幾重

鳳尾香羅薄幾重？碧文圓頂夜深縫。扇裁月魄羞難掩，車走雷聲語未通。
曾是寂寥金燼暗，斷無消息石榴紅。斑驩只繫垂楊岸，何處西南待好風！

吳喬曰：首聯首句鳳尾羅，即鳳紋羅也。黃庭經：盟以金簡鳳尾之羅四十尺。白帖、鳳文、蟬翼，並羅名。庾信謝齊皂袍羅啓：鳳不去而恆飛，花雖寒而不落。次句句裁扇也。領聯言裁扇枉自干忙。頸聯如則天詩云：不信比來長下淚，開箱驗取石榴裙。紅字疑用此意。結聯言河清難俟之意。

馮浩曰：將赴東川，往別令狐，留宿而有悲歌之作也。首作起二句衾帳之具。三句自慚。四句令狐乍歸，尙未相見。五六喻心跡不明，而歡會絕望。七八言將遠行，「垂楊岸」寓柳姓，「西南」指蜀地。

程義案：據玉谿生年譜，是詩作於唐宣宗大和六年壬申（西元八五二年），時年四十。以文千綯，補太學博士。義山於廿六歲，娶王茂元女，見薄於令狐；十餘年間，屢啓陳情，皆不之省。至三十九歲，妻卒；綯意始變，今得提補。衝諸詩意，似亦戀詩。首聯言以薄似蟬翼之鳳尾羅，裁縫成碧文圓頂之羅帳，此叙相見時之情景。領聯言團扇難掩嬌羞之態，未曾啓齒，以通款曲，無奈車已遠去，倩影難忘。頸聯言別後燈前獨坐，金燼暗息，寂寞難耐，日夜苦待，直至石榴花開，依然毫無消息。結聯言垂柳繫驢，以待佳音。吳馮之說，似嫌牽強也。

十四、重幃深下莫愁堂

重幃深下莫愁堂，臥後清宵細細長。神女生涯原是夢，小姑居處本無郎。
風波不信菱枝弱，月露誰教桂葉香？直道相思了無益，未妨惆悵是清狂。

吳喬曰：此時大悟。五句言通顯不管流落之苦。六句翻恨天之與己美才，詩人大無賴也。傳云恃才詭激，此語見之。七句道破。八句聊自解嘲。

馮浩曰：上半言不寐癡思，惟有寂寥之況，往事難尋，空齋無侶。五謂菱枝本弱，那禁風波屢吹，慨今也；六謂桂枝之香，誰從月露折贈，遡舊也。惟其懷此深恩，故雖相思無益，終拘痴情耳。此種真沈淪悲憤，一字一淚之篇，乃不解者引入歧途，粗解者未披重霧，可慨久矣！

程義案：是詩與前首同時所作，時年四十。衡諸詩意，似亦纏綿情詩，委婉陳詞，情景細膩，穠麗含蓄。首聯言莫愁閨房深鎖，帷幕低垂，相思失眠，益感長夜漫漫。頷聯言神女生涯，小姑獨處，人生舞臺，猶如一夢。以此巫山神女、青溪小姑等神話故事，使情意迷離，似幻似真，造成神秘感而優美。頸聯言菱枝柔弱，無奈風波摧殘；桂花飄香，幸賴月露潤澤；隱喻愛情脆弱，芳香迷人。結聯言相思無益，徒增煩惱，不妨痴狂，聊以解憂，愈見情深也。吳馮之說，似嫌乏味也。

十五、長眉畫了繡簾開

長眉畫了繡簾開，碧玉行收白玉臺。爲問翠釵釵上鳳，不知香頸爲誰迴！

馮浩曰：此必當別作無題也。語易解而尖薄已甚，宜其名位不達矣。

程義案：自此以下四首，玉谿生年譜未載，作年不詳。吳喬西崑發微未錄，今據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，題從戊籤。衡諸詩意，似亦情詩。首句言妝畢簾開，頷句言侍婢行收玉臺，頸句以翠鳳設問，結句言爲誰回頭，含笑生媚？頗有眉目傳情，芳心屬誰之意。馮謂「尖薄已甚」，誠不知所云。

十六、壽陽公主嫁時粧

壽陽公主嫁時粧，八字宮眉捧額黃。見我佯羞頻照影，不知身屬冶遊郎。

程義案：本首與上首，戊籤作無題二首，玉谿生年譜雖未載，應爲同時所作。吳喬發微未錄，今據馮注，題從戊籤，列入無題。馮說同前不贅。衡諸詩意，似亦戀詩也。首句言公主出閣粧飾。領句言眉心濃黛，額角輕黃。頸句以照鏡。佯掩羞怯。結句言心許遊郎，頗有情趣。

十七、近知名阿侯

近知名阿侯，住處小江流。腰細不勝舞，眉長惟是愁。黃金堪作屋，何不重樓？

吳喬曰：以莫愁比楚，以阿侯比絢，曰近知名，則知是湖州被召時作。三四句比絢之才寵。結句望其有韋平之拜。

馮浩曰：此章與效長吉，戊籤編五言小律。唐人五律頗有三韻五韻者。

程義案：本首年譜未錄，作年不詳。衡諸詩意，似亦戀詩。首聯言近始知名，並悉住處。次聯言柔腰如柳，愁眉深鎖。結聯言若得青睞，不僅金屋貯之，更作高樓藏之。吳氏之說，恐臆忖也。

十八、白道縈迴入暮霞

白道縈迴入暮霞，斑駁嘶斷七香車。春風自共何人笑？枉破陽城十萬家。

吳喬曰：春風比絢，十萬家自比。何人，則絢所引進之黨也。嘶斷，有不可攀躋之意。

馮浩曰：別情也。

程義案：本首年譜未錄，作年不詳。衡諸詩意，似杼離愁，黯然神傷，唯別而已。首句言夕陽西下，路途崎嶇。領句言斑馬悲鳴，依依不捨。頸句言別後寂寞，談笑乏人。結句言縱使色如西施，美艷傾國，迷惑陽城，亦徒然也。吳說穿鑿，馮說得之。

丙、結語

義山生不逢辰，適值牛李黨爭之唐末，少依令狐楚，楚之子絢爲補闕。義山登第時，絢有力焉，然在唐人乃常事耳。後義山爲王茂元壻，絢乃深恨之，以爲負恩。蓋茂元李德裕之黨，而令狐父子，牛僧孺黨也。李黨多君子，牛黨多小人，義山果能背牛向李，可謂出谷遷喬，而絢深怨之，終身不解。義山既先依牛派金榜題名，後附李派坦腹東床，宦途與婚姻之衝突，墜入矛盾痛苦之深淵。

復以詩人風流倜儻，熱情洋溢，傳說義山多情，曾眷戀女道士宋華陽姊妹，或云愛慕宮女，甚至僅私心欣賞如花美女，抒寫其想象與感觸，捕捉其刹那靈感，可望而不可及之形相。如「豈知一夜秦樓客，偷看吳王苑內花」，不過「偷看」而已；又如「扇裁月魄羞難掩，車走雷聲語未通」，一語未通，遑論其他。故其自辯曰：「雖有涉於篇什，實不接於風流。」然其多情，則自招矣。

義山心中之情感，或以禮教道德，或以政治環境，局限於諸種客觀因素，既不能痛快明說，唯有用隱僻晦澀之文字，創造其獨特之無題詩，借艷情以寄感慨耳。清何焯批李義山詩集云：「義山無題數詩，不過自傷不逢，無聊怨題，此篇乃直露本意。」

夫詩貴抒情，意真情深，趣味盎然，令人陶醉。若三百篇，後人皆作美刺觀，膠柱鼓瑟；義山無題詩，全泥爲令狐絢而作，穿鑿附會；則誠煞風景，倒盡胃口，讀之乏味，夫復文學可言？又豈能傳之久遠？要之，義山無題詩，以抒寫愛情爲主，間以人世感慨而已。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思無邪者，情感真摯也，義山無題詩，則可當之無愧矣！

主要參考書目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玉谿生詩集箋注 | 馮浩 | 里仁書局 |
| 玉谿生詩詳註 | 馮浩 | 華正書局 |
| 李義山詩集箋注 | 朱鶴齡 | 廣文書局 |
| 李義山詩集輯評 | 沈厚燾 | 學生書局 |
| 玉谿生詩意 | 屈復 | 正大印書館 |
| 李義山詩偶評 | 黃侃 | 學海出版社 |
| 玉谿詩謎 | 蘇雪林 | 商務印書館 |
| 李義山詩析論 | 張淑香 | 藝文印書館 |
| 李商隱詩選 | 陳永正 | 源流出版社 |
| 玉谿生年譜會箋 | 張爾田 | 中華書局 |
| 李商隱評傳 | 劉維崇 | 黎明公司 |
| 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 | 中山大學編 | 天工書局 |
| 百種詩話類編 | 臺靜農主編 | 藝文印書館 |
| 歷代詩話 | 何文煥編訂 | 藝文印書館 |
| 續歷代詩話 | 丁仲祐編訂 | 藝文印書館 |

清詩話

丁仲祜編訂

藝文印書館

古今詩話叢編

洪邁等撰

廣文書局

古今詩話續編

阮一閱等撰

廣文書局